

第一百六十九章 麥田裏的守望者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黑的鮮血噴吐在紫色的葡萄上，滴滴答答地往地麵垂火照耀的地麵，二皇子低著頭，半張著嘴，下頷上一片血水，雙眼低垂，沒有看範閑，直接舉起手，止住了他走過來的想法。

“你進府的那一刻，我就服了藥。”二皇子蹲在椅上，頭垂的極低，幽幽說道：“我知道你是費介的學生，但毒素已經進了心，你總是救不活了...我也不想讓你救。要知道你雖然厲害，但是總不能攔著我死。”

隻要一個人有了死誌，無論用什麼辦法，也不可能保住他的性命，範閑明白這一點，冷靜地看著對方，心情一片空蕩蕩，沒有任何想法，但他依然不準備袖手旁觀，不是因為他對老二有一絲兄弟感情，而是不能讓對方死在自己麵前。

“不用擔心什麼，我先前已經寫好了遺書，宮裏不會怪罪你，沒有人會認為你鳩殺了我。”二皇子低著頭，沾著血的手在懷裏摸索出了一封信，輕輕地放在桌子上。

沒有想到他臨死的時候，居然連範閑擔心的是什麼也想到了，範閑心頭微冰，知道對方真的如靈兒如言，對自己也是狠厲到了某種境界，斷絕了任何生存的希望。

二皇子抬起頭來，用一種很羨慕的眼神看了範閑一眼，又嘔出一口黑血。他用袖子胡亂擦了擦嘴唇，用兩根細長的手指，仔細地掰掉被毒血沾汙了的葡萄串，剩下一小半幹淨地。重又往嘴裏送去。

甜美多汁的葡萄，在他地嘴裏被嚼地稀爛。二皇子卟的一聲。將葡萄籽吐了出來，吐到了地上，依然帶著黑血。

吃完葡萄，他將手在身上擦幹淨。歎了一口氣，看著一直沉默、沒有什麼動作的範閑，幽幽說道：“我不想繼續活著當笑話。”

範閑點頭，表示明白他的想法。

“其實你也是個笑話。”二皇子臉上漸漸浮現起一層死灰之色。目光有些渙散，不知道想起了什麼。說道：“這京都想殺你地人不少。不錯。最開始動手的是我，但你以為承乾就對你有多少溫柔？秦家在山穀裏沒有殺死你，他氣的在東宮裏跳了一夜的腳...可為什麼？”

他盯著範閑地眼睛：“為什麼...你對承乾的態度卻和對我完全不同？”

範閑自己也想不明白此點。二皇子人之將死，其言也直。直刺他地內心，為什麼他一直對太子有諸多寬容柔和。對老二卻是死纏爛打，不惜一切？

二皇子地眼簾有氣無力地搭拉著。聲音極為低沉：“你不喜歡我。從一開始你就不喜歡我，當然。我也不喜歡你...我們兩個人太像了，隻不過我從來沒有擁有你這麼好地運氣。任是誰。都不會允許世上有另一個自己存在。都會下意識裏搶先將對方除去。”

他的目光陰寒而無奈：“如果你是榮國府裏的賈公子，我就隻能是金陵城裏地甄寶玉。在書中永遠撈不到幾次出場的機會...可是我才是真地，我才是真的！”

二皇子一麵說著一吐咳血。血水在他地前襟上塗的到處都水，看上去十分淒涼。

範閑看著麵前地這一幕，身體有些僵硬。作不出任何反應來。二皇子最後一次抬起頭來，瞪著範閑地臉，有些困難說道：“我一直以為承乾是兄弟們當中最怯懦的那個人。但直到要死，我才發現。原來自己也很怯懦。我寧肯死去，卑微地離開靈兒和母親，也沒有膽量去麵對...”

“我死後。你替我照顧靈兒...至於母親，她最好地結局大概是被打入冷宮，麻煩你幫我照顧一下。”

二皇子胸膛處一陣劇烈的起伏，似乎什麼東西正要衝將出來，瞪著範閑地眼睛。強行說完這一番話，沒有給範閑任何說話地機會，張開了嘴。噗的一聲嘔出一大灘黑血，便再也沒有了呼吸。

死後地二皇子依然蹲在椅子上，左手擱在膝上，俊秀的臉上帶著一抹死灰，片刻之後，他地身體摔落椅下，發出砰的一聲，隻是那雙眼睛始終不肯閉上，瞪的大大地。

...

範閑一臉麻木地看著二皇子的屍身，忽然感覺這初秋的夜晚，怎麼會這麼冷？

他打了一個寒顫，心情十分複雜，根本不知該對麵前這具身體發表什麼樣地感歎，或許此時的沉默，便是最好地態度？二皇子這位真皇子已經死了，自己這個肉身裏地假靈魂，該如何繼續下去？

他的臉色有些難看，不是因為二皇子在自己的麵前自殺，也不是因為老二臨死前說地那些刺心話語，而是最後老二交代自己要替他照顧靈兒和淑貴妃。

都不給自己開口拒絕的機會嗎？範閑在心裏想著，表情一片落寞，長公主死的時候，把婉兒交給自己，太子明知自己必死，將那些叛軍將士和大臣們的家人托付給自己...

為什麼？難道你們不知道我是你們不共戴天的仇人？難道你們地死不是我造成的？為什麼你們臨死前要扔這麼多包袱給我？你們想壓死我？你們就賭定我會幫你們？

你們這些死人！死便死罷，卻要我這個活人難受地活著？

他低著頭，木然無比，身體輕輕顫抖著，然後走到二皇子的屍體旁邊，看了一眼，在桌上拿起那封薄薄地遺書，揣入懷中，走出了這間陰森地房。

行至王府後園臥室中，青燈寒光之下，葉靈兒猶自木然呆坐，渾不知園後究竟發生了什麼。範閑在心裏歎了一口氣，直接走到她的身後，一掌劈了下去，沒有給她任何反應的機會，便將她打暈。

如果不將她打暈，一旦讓她知曉二皇子服毒自盡的消息。恐怕也會隨之而去，範閑隻能用這種比較直接地方法。將事情拖上一拖。

...

宮典迎了上來。範閑低頭想了一想，將懷中那封遺書交給他，同時也將肩上扛著的葉靈兒交給他，低聲說了幾句什麼。宮典接過昏迷地葉靈兒。已經是大為驚駭，聽著二皇子地死訊，更是深深地皺緊了眉頭。

“老

地皺緊了眉頭。

“老二寫了封遺書，陛下不會怪罪你我。”範閑歎了口氣。緊接著正色說道：“王妃醒來前，先捆住她的手腳。再告訴她這個消息，如果她不肯吃飯，你就給我灌米湯...不論如何。也要讓她喝下去！”

這後兩句話已經是咬著牙吼了出來。陰冷無比。宮典一怔。心想確實也隻有這個法子，倒沒注意到澹泊公的失態，又一思考後，無奈說道：“可是小姐性如烈火。總不能捆她一生一世。”

“火並不可怕，來地快也去地快。總不如自己和老二這種冰坨子刺人。”範閑在心裏想著。壓低聲音說道：“過些日子。待事情消停些。我再來勸她。”

...

待處理完王府的事情後，京都的夜晚已經漸漸退去。時光已至凌晨，遙遠的東方隱隱有一抹魚肚白透了出來。然而範閑並沒有辦法去休息。他還有太多地事情需要做，從王府繞回範府一趟。便直接去了皇宮。

雖然範尚書說過。這些事情應該由禮部的太常寺處理。但範閑不可能忘記自己監國地身份，假裝這些事情從來沒有發生，更何況他本身現在還兼著太常寺的少卿，正卿任少安跟著陛下遠赴東山祭天。還不知道能不能活下來。

他與大皇子並排站著。看著麵前這三具黑黑的棺材，兄弟二人俱自沉默不語。

僅僅在一日之前，他二人還站在皇城之上憂心著宮裏地安危，慶國地天下。誰能料到此時此刻，勝負已分。書寫天下曆史地人物已經改變了姓名。誰能想到，皇城危急之時，範閑踩在腳下地黑棺材。已經開始容納失敗者的皮囊。

長公主和二皇子此時正安靜地躺在棺材中，還有一具棺材是空的，不知緊接著躺進去的人是誰。

“不合禮製。”大皇子表情沉重，眉眼間強掙著不流出悲傷，長公主倒也罷了。二皇子李承澤與他地兄弟感情卻是做不得假，雖說這兩年間，兄弟二人漸行漸遠。但此時看著眼前一幕，想著棺中之人，大皇子依舊心中痛煞。

範閑有些疲憊地點了點頭，說道：“禮部的官員都嚇跑了，看來陛下一日不歸京，這六部總是攏不起來，太常寺那裏也沒幾個人，隻是暫時安置一下，畢竟天家顏麵要照拂，總不能就停在府中。”

大皇子歎了一口氣，沒有再說什麼，轉身向著皇城內行去，與身旁禁軍押棺地隊伍一襯，背影顯得極其蕭索。

範閑靜靜地看著他，搖了搖頭，知道在連番重壓以及漸漸傳來地死亡消息麵前，大皇子已經快要撐不住了。一念及此，範閑才感覺到從身體最深處傳來地陣陣疲憊，眼皮都快要抬不起來，皺了皺眉頭，拍打了一下臉頰，對身邊地下屬說了聲：“回府。”

一夜之間四次回府，卻沒有一絲安生的時刻，範閑細細算來，從突宮之前地準備開始，自己已經有兩日兩夜沒有睡覺，傷勢已經複發，麻黃丸藥力全逝，自己不敢再吃，整個人的精神體力確實已經到了極限。

回到府後，看著黑夜裏地一切，範閑沒有去看住在柳氏處的婉兒，低頭沉默在**坐了一小會兒，一腳將那個黑箱子踢進了床底下，衣服也未脫，便呈一個大八字，躺倒。

明明已經疲倦到了極點，卻偏偏睡不著，他睜著亮亮地眼睛，看著黑黑地屋頂。

...

沒有睡多久便醒了，畢竟京都仍在混亂之中，身為監國地他，不可能留給自己太多休息傷感惘然的時間。起床後胡亂吃了些東西，用熱毛巾燙了一下臉，強行回複了一下精神。

出門之際，他下意識往看了一眼床。那個要命地箱子，那個常年呆在灰塵中的箱子。就那樣安靜地躺在床下。就像是長公主和老二安靜地躺在棺材之中。再也沒有人會去打擾。不論是箱子還是人，或許隻有變成不起眼地存在，安放於不起眼地地方。才能獲得真正地安寧。

出府之際。他下意識往府中看了一眼，從太平別院回來後，他還沒有看到婉兒，不知道妻子地心情現在如何。想到此節，他地臉上浮現起一絲黯淡。

入宮之際。他下意識地往宮門上看了一眼，朱紅地宮門上到處是火燒煙地痕跡，一些兵器造成地裂痕裂著嘴巴。露出內裏的木屑。而那些被撞落的銅釘。早已被打掃幹淨。隻在門上留著無數難看地瘡疤。

在這一瞬間，範閑確認了某些事情這座宮，這座城，這片國度。終究是他生活了二十年的地方，他已經對這裏生出了深厚的感情。縱使這座宮是那般地陰冷。縱使這座城曾經辜負過多少人。縱使這片國度曾經犯過多麼大地錯誤。可依然是他地國。

他一直把自己當成慶國人在看待，有很多事情在沒有查清楚、查明白之前。他不介意在自己美好生活地同時，盡力維係這片國度上人們的安寧。就像他這些年一直在做地那樣。

那麼多的人死了，他更要好好地活。除非...有些人不想讓他活。

...

請胡舒二位學士回府暫歇。這二位大臣已經在禦書房內代擬禦批已有一夜。慶國各路一些緊要奏章終於被清理出來了一個大概，但兩位大學士畢竟不是鐵人，比範閑地精神更是差地極遠，接連受著驚嚇。又未曾睡過。早已累不行。

範閑坐在空空地禦書房內，忍不住搖了搖頭，往常皇帝老子在時，這座禦書房雖然一樣安靜。但總是充斥著一股別樣的味道，是威嚴？還是什麼？反正和他此時感受到的禦書房完全不一樣。

他不知道皇帝老子是怎樣活著從大東山上下來。但他知道自己的表現一定會讓陛下滿意，看來權臣這個位置是可以坐穩了，隻是...一想到兩三年後便會掀開大幕地統一戰爭。範閑便感覺嘴裏有些發苦。

所謂君子不欺暗室，但範閑不是君子，此時他一個人坐在禦書房中，看

上那些堆積如山地奏章，看著那方軟榻。想到皇帝裏操控著整個慶國地朝政。他地心頭動了一下。

他站起身來，靜靜地看著那處。微微偏頭，想著如果是自己坐上去，會是什麼感覺？但他緊接著卻是搖了搖頭，

薄唇微翹。露出一絲自嘲。

當了一天一夜地監國，就險些把他累成夏天裏地大黃狗，再看剛才胡舒二位大學士被太監扶著地狼狽模樣。範閑確認，皇帝這個工作，一定比日禦多少女地黃帝更為辛苦。

還是那句老話，世間隻有三種人，男人，女人，皇帝，但凡能夠當一位真正君王地，都...不是人。

“請三殿下過來。”

範閑微笑著，對禦書房地小太監說了一聲，旋即想到洪竹還有一些參與叛亂的角色都還被關押在冷宮之中，不知陛下回來後，會如此處理此事，不過在局外人看來，洪竹基本上什麼事情也沒做，應該沒有大礙。

沒有過多年，已經漸漸成長為少年模樣地三皇子李承平，在一位老嫗和幾名太監地陪伴下，來到了禦書房地。範閑看了老嫗一眼，揮手讓他們退了，牽著三皇子地手，來到了存放奏章的書台前。

李承平地手有些涼意，看著範閑地目光，也和江南時有些不大一樣，顯得有些敬畏。

範閑的餘光已經注意到了這一幕，並不如何在意，敬而畏之，卻沒有更多地疏離感覺。他知道這一日一夜自己的表現，給這位皇弟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，隻怕他再也擺脫不了這種痕跡。

這是教育學上麵的問題，除了範閑，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懂。要培養一位九歲就敢開妓院殺人地皇子，成為一位仁厚地君王，單純的道德說教，根本不足以完成任務，必須要讓小三兒明白，世間的很多事情，用比較光明正大地手段，也能達到目地。

三皇子需要一個榜樣，所以從江南行開始，範閑便把自己樹立成對方心中的榜樣，因為他是詩仙，他是強者，他是權臣，他是老三的救命恩人，而在慶國大部分百姓的心目中，他是...一個好人。

範閑希望將來慶國地皇帝也是一個好人，就像...太子那樣？

“先生...聽說父皇...”李承平有些畏縮地看著範閑。

範閑笑了起來：“神廟在上，陛下自有天命護身，那些宵小之輩，自然傷他不得。”

“噢。”李承平的臉上也浮出了一絲喜色，雖然他知道如果父皇死了，自己會在先生和大哥地護持下成為慶國地下一任皇帝，可他畢竟還隻是一位少年，心思沒有這般狠厲。

範閑狀似不在意，卻細細留心著李承平瞳子裏的情緒變化，心想自己果然沒有看錯。

“日後大概陛下會經常讓殿下來禦書房地旁聽。”範閑說完這句話後怔了怔，緩緩開口說道：“殿下先熟悉一下地方。”

三皇子來過禦書房地，也知道太子哥哥，二哥，大哥，甚至是先生，往常在朝會散後，都會在禦書房地旁聽父皇和大臣們議事，隻是今日之後，這座禦書房地恐怕會空上不少。

“有很多話，大概沒有人敢當麵對殿下說。”範閑思忖片刻後，平靜說道：“但我必須和你說一下。”

皇帝陛下馬上就要回來了，範閑要對老三做出自己的交代，因為他清楚，這孩子心思其實細膩無比，所以先前他一直用殿下稱呼對方，此刻卻是直稱你。

“大殿下天性好武，日後終究是要派往邊關駐守。”範閑麵色微沉，用自己地語言，述說著陛下日後的安排，“他天性直率，絕不會主動做出任何有傷兄弟情誼的事情，這點你要放心，不要多疑。”

三皇子的手顫抖了一下，看著先生的臉，不知道他為什麼忽然要說這個。

“至於我，我將來總是要走地，這天下如此之大，我總要去海角天涯看上一眼才算不虛此生。”範閑微微笑了起來，“所以你也別疑我，即便你長大後...也不要疑我。”

三皇子張大著嘴，不知為何感覺到一絲害怕。

“這不是身為臣子該說的話。”範閑斂了笑容，平靜說道：“但我想說給你聽。此生二十年，我已經厭倦了彼此之間猜測試探心意，不管你日後長大了還信不信這句話，但請你記住這句話。”

如他所言，這種話已然犯了天子家的大忌，更遑論是一位臣子口中說出，然而範閑偏生這般平靜地說了，說地如

此自然。李承平怔怔看著先生那張本來英秀無比，今日卻有些憔悴的麵容，下意識裏點了點頭。

...

三天了。京都已經平定，三騎再次入京，向天下宣告了陛下祭天歸來的消息，驚魂未定的京都百姓們歡喜雀躍，站在皇城之上的範閑卻不知道他們受了這麼多的苦難後，還在高興什麼。

皇帝陛下被預定歸京的時間遲了三天，在這三天中，定州軍的軍情通報綿綿不斷地通過軍方和監察院的渠道往京中送來，範閑過足了監國的癮，兩隻手拿著陛下行璽胡亂蓋著。

這一天，消息終於傳來，範閑帶著三皇子，與大皇子一道，連同幸存下來的保皇派老臣們，行過猶有兵刀之跡的街道，走出正陽門外，於十裏外之地停駐。

數千人密密麻麻地跪下，官道上根本站不下，很多人都直接跪在了道路兩旁的麥田裏，此時秋收未到，金黃麥穗撐過了戰馬的踐踏，帶著沉甸甸的收穫於微風中兩方搖擺。無數人的心情有如麥穗一般擺動激蕩，守望著遠方行來的明黃禦駕。

範閑把目光從麥田裏收回來，微笑看著身旁緊張喜悅的三皇子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